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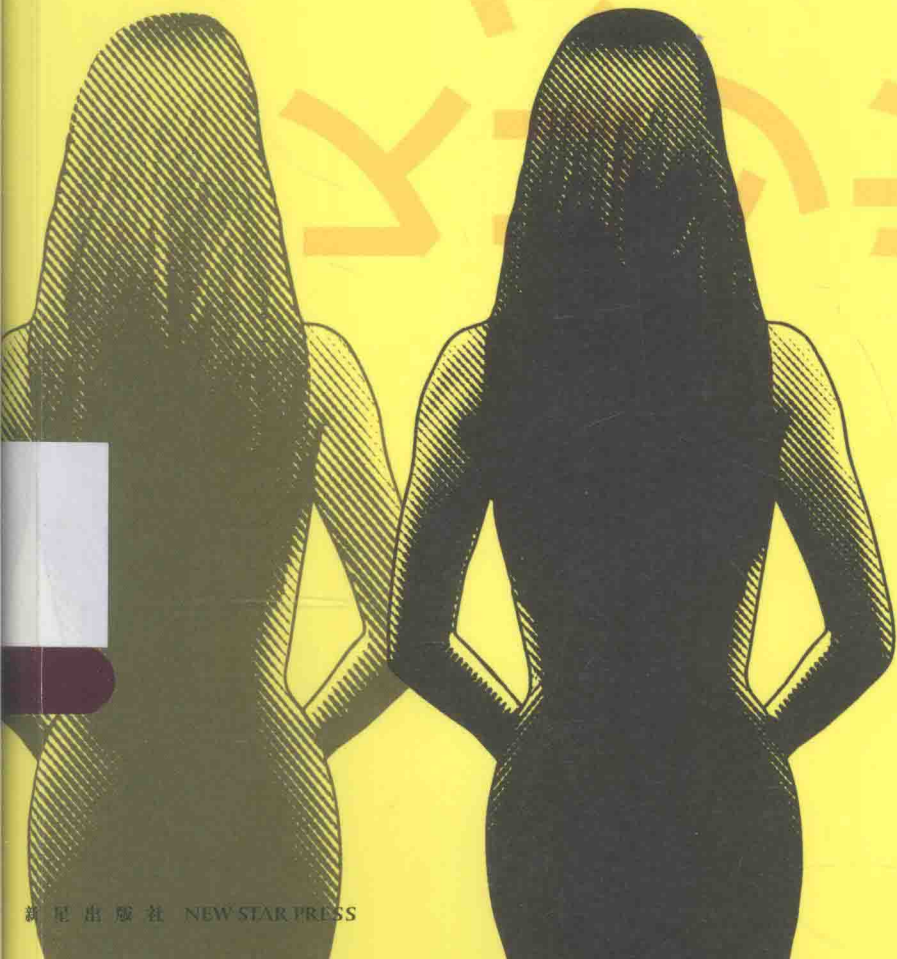
# 苏格兰游戏

四叶草系列\_05

赵婧怡 译

にしざわ やすひこ

(日) 西泽保彦 著



---

# 苏格兰游戏

(日) 西泽保彦 著  
赵婧怡 译

SCOTCH GAME by Yasuhiko Nishizawa

Copyright © Yasuhiko Nishizawa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Gentosha Publishing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ntosha Publishing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Daheng Harmony Translation Service Company Ltd., Beijing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格兰游戏 / (日) 西泽保彦著; 赵婧怡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33-1785-6

I. ①苏… II. ①西…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1661 号

---



## 苏格兰游戏

(日) 西泽保彦 著; 赵婧怡 译

责任编辑: 邹 璠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28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一版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785-6

定 价: 30.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序 章

这一天，是新年的一月一日。

惟道晋早上七点便醒了过来。他原本打算多睡一会儿，可因为在头一天的跨年夜里喝了太多酒，感觉身体热乎乎的。无论如何，他都无法继续睡下去，便索性起了床。

此时，他的妻子还在一旁打着鼾。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凉，她把被子严严实实地捂在头上，只能看见她那如海藻一般蔓延在被子外面的头发。哪怕是丈夫在她身旁换衣服，她也完全没有要醒过来的意思。此时，惟道的脑中闪过一丝念头，考虑着要不要再缩回被窝，睡个回笼觉。不过最后，他还是放弃了。

仔细想想，好像有点不对劲——他一边洗脸，一边这样想着。其实今天早上，他并没有要特别早起的理由。虽说会有熟人在新年前来拜访，不过那也要到下午了。再说元旦也没有工作要做。

其实今天早上，他并没有特别的安排。可惟道还是觉得，自己似乎是被什么人强行唤醒的。

强行唤醒……他拉开窗帘向外望去，天上那扩散着的薄云，仿佛正代表着他胸中的感觉。对了，惟道终于想起来了。这种仿佛被看不见的手所牵动的感觉，就是所谓的“预感”吧。

他套上毛衣，又披了件外套后，打开了玻璃窗。此时他才发现，

原来外面已经下起了雪，而花坛与庭院之中，已经覆盖上了一层银白。

由于昨晚喝得太凶，所以他没等沉迷于电视节目的妻子，就一个人先睡下了。如果能再撑一会儿，就能伴酒赏雪了吧——可事到如今，已经于事无补。这种想法，倒像是为了迎合新年的气氛而勉强拼凑出来的，同时也是为了忘却其他事情。

惟道走进院中，此时他呼出的气息，一出口便立刻化为白气。而透过这股白气，恰好可以看到邻居家的樱花树。

今年新年的雪量，和往年不可同日而语。可当他的身体接触到外面的空气时，却还是感到了一股透心的凉意。今年的冬天与往年有些不同。因为是暖冬，樱花树已经早早长出的樱芽，像是要把盖在自己枝叶上的薄雪抖落一般，已经膨胀了起来。惟道从出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般情景。

樱芽有如不吉的象征一般，加深了他刚才产生的那股不祥的“预感”。

那件事之后，已经过了两年……

此时的惟道，仿佛被什么附体一般，怔怔地站在庭院之中。已经过去两年了吗？不，确切地说，那件事发生到现在，才只有两年时间。

那是两年前的冬天。在惟道任教的班里，发生了三个女生相继被人杀害的事件。因为行凶手法恶劣，所以一开始，警方认为这一连串案件是仇杀性质。但查到后来，调查的思路却更倾向于认定——是变态杀人狂所为。

凶手至今仍未落网。

案发现场，是当时学校的女生宿舍。在凶案发生的那一段时间里，曾有要封锁校区的流言传出。不过到了现在，却已经完全没有

了这样的迹象。被害学生的房间，此时应该也已经住进了新的学生。那些新生，应该不知道自己居住的房间，正是以前学姐被杀害的地方吧。关于这一点，他甚至都不想去思考。

尽管凶案发生在女生宿舍，可因为这起事件，甚至连很多男生都不愿报考这所学校。当时应该有不少学生，向清莲学园提出了志愿变更的申请。而正因为此，一些当时在分数线上岌岌可危的学生才得以顺利入学。这就是命运吧……

也许自己想多了吧，惟道再次叹了口气。不过本应该关闭的女生宿舍，现在还在继续使用。一想到这一点，他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并不为过。

清莲学园并不强制所有学生住宿，而只要求一年级学生住宿。到了二年级，则由学生自己决定是否住宿。所以新入学的学生，就会被强制分配到发生过杀人惨案的学生宿舍中居住。不过对于一些本来实力未必能够进入本校，只是因为凶杀案件的发生才得以入学的学生来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哪怕是住进发生过杀人案的宿舍也在所不惜（当然男生就更没有这种顾虑了）。如果是单人房可能还会有些问题，不过宿舍本来就是双人房间，所以其实也并没有那么恐怖……打着这种小算盘的学生，这两年来也确实增加了不少。

惟道知道自己多虑，可还是忍不住去想这件事。恐怕其他教职员工也和他一样，尽管对此诸多疑虑，却都没有说出口吧。

大家都抱着乐观的态度，认为此事终有尘埃落定的那一天。总有一天，此事会随着人们的记忆而风化。到时候哪怕提起这起杀人事件，大家也不会记得，到底是发生在男生宿舍还是女生宿舍了吧。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这两年里，事件的冲击已经急速变得稀薄起来。惟道本人对此深有体会。

就在他刚才换衣服的时候，突然注意到了自己的腹部，这两年他胖了不少。也许是因为事件发生后，他马上结了婚，使他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体重也随着平淡的日常生活日益增加了起来。

这可怕的杀人事件，只不过是一场梦境和幻影……他几乎没用多长时间，就陷入了这样的错觉当中。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发展，至少他身边的生活平淡如水——所以要让他陷入这样的“酣梦”，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

事实上，惟道的确全身心投入到了这样的“酣梦”之中。两年还住在单身公寓里的他，如今已经靠着妻子娘家的支持，购入了独户的门院。

当然，他有时还是会回忆起那些事件，甚至在梦里也会想起。可每次回味之后，他又往往会感到，事件的余温已经渐渐散去。而与之相反渐渐堆积的，则是自己颈部和腹部的脂肪。

现在的生活，应该可以回归日常了吧。这么想的，其实并不只他一个人。不管是校长还是理事会，大家应该都有同感。噩梦已经过去了。可是……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惟道产生了一种痛苦而焦躁的感觉。这件事真的会随着人们记忆的风化，而让一切恢复原状吗？

先不提凶手至今未能落网这一点，毕竟这也是事件结束的一种形式。但哪怕是这样，对于惟道本人来说，却不知道这起事件是否真的结束了。一切真的能够恢复原状吗？他隐隐有股……自己总会为此而尝到恶果的“预感”。

而今天早上，让他清醒过来的，也正是这股“预感”吧……惟道不由地这样想着。正是这样，自己才会从正月温暖的“酣梦”中，不由分说地被强拉了出来。

如果没有这股“预感”，惟道可能会觉得，那样的光景只是梦幻或者错觉吧。现在的气温明明应该比夜晚更高，但眼前的雪片却突然开始飞舞起来。

最开始只是像尘埃一般的雪片，马上就流动成了瀑布之姿。而此时，他才突然发现，不知何时，自家的门口正伫立着一个黑色的人影。

此时，惟道产生了某种让他毕生难忘的，犹如恐惧一般的陶醉感。她的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以前那及腰的长发，现在已经变为了披肩卷发。而在这似乎有着催眠功效的雪影中，她的身影，仿佛黑暗中的灯火般浮现出来。

对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惟道。泛青的眼白部分所散发出的光辉，一瞬间让惟道产生了自己已经“死去”的实感。那是一种仿佛在她的瞳孔中死去的错觉，是一种甘美的死亡。想要这样长眠而去……此时惟道的脑中，涌现出了这样的念头。被她所散发的“幻影”紧紧摄住，从而化于虚无。就这样，被埋葬在这一片雪白之中“死去”。

而后他才意识到，其实在这一刻，自己还是死掉才更加幸福。

“够了……”此时他感觉自己犹如在梦中一般，正有人在他的耳边低声呢喃，他不由得发出声响，“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他发出的声音，仿佛被白雪之幕所吸收一样，也不知道究竟是否传达到了她的耳中。惟道不知不觉间已经双膝着地，仿佛是被打了麻药一般，下半身使不上任何力气。

“不，你……这是幻觉吗？”他像是为了要踢碎这缓缓降下的雪片般，跪在了庭院之中。“真……真的是你吗？不，哪怕是幻觉也好，做梦也罢，只要你在就好了——”

而她则像雪一般，不，确切地说，是用比雪更苍白而面无表情



的样子，低头看着惟道。惟道想要站起身来，却怎么也使不上力气，只能从她的长大衣衣角处看着她的脚。

“难道我疯了吗？是我的脑袋出了问题吗？还是因为我太过思念你——不，哪怕这样也好，这样也好……只要你在我的面前就好……”

惟道再次想要站起身来，他将手伸向她的黑色大衣，想要纠缠上去。然而，事与愿违，在碰到她之前他便双手痉挛，连她的外套都无法触碰。只能抓住一捧虚无的雪花，任由其在手中融化。

惟道在不经意间，终于明白了。自己，已经不配再碰触她了。自己已经没有资格站在她的面前。自己已经不再美丽。随着日日的“酣梦”而长满赘肉的自己，已经变得丑陋无比。这就是自己。难道说……

难道说，这就是上天的“惩罚”？这就是自己理应承担的“惩罚”吗？在自己过去曾经“万全”之时，她也从未主动找过他。而在自己已经不再“万全”的当下，她却主动现身。如同在嘲弄已经失去美丽的惟道一般。难道说，这就是自己该背负的“恶果”吗？

“你……你还恨着我吗？”他无法直视她的容貌，只得再次将视线移至她的脚下，“我已经说过很多次，那只是个误会，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我对她什么也没有做，我敢对天发誓。那真的只是个误会。”

然而，对方却没有回应。惟道像是要摆脱什么束缚一般，用指尖抓住她的靴子，将自己的额头靠上去摩擦着。

“我承认自己不是什么好东西，身为教师还向自己的学生出手。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这样的罪孽之上。不过，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没有对鞆吕木出手，真的没有，你相信我。”

如果她能踢上自己这丑陋的面孔一脚，那该多么好……惟道这样想着。然而，她仿佛看透了自己的心思，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也不知道他这样在地上趴了多久，在这片比雪更白，比冰更冷的沉默中，感到精疲力竭的惟道，缓缓抬起虚弱的面孔。她的脸上终于出现了变化。

此时，她的左手放在胸前。也不知道是摘下了手套，还是原本就没有戴，她那纤长的如雪般惨白的手指，在黑色的外套上比画着什么。然而，惟道却不明白她这一番动作的意义。

“你是说，你没对小惠出手吧。”

她——高濑千帆终于开了口。听到这声音，惟道仿佛得到了救赎一般，松了口气。他也终于能再次冷静下来，观察千帆的样子。

刚才他觉得，千帆的发型似乎与原来不同。可是不对，再看之下，她的容貌也改变了不少。她已经一改三年前给人的那种，仿佛一碰触到她便会触电——不，确切地说是便会出血的冷酷印象，变得有几分柔和了。确切地说，是更像个“人”了。

“你的意思是，你没和小惠发生过肉体关系吗？”然而从她口中发出的质问，却绝无柔和之意，“还是说，你没有杀害小惠？”

“你在说什么啊，当然是都没有了。”

趁着这股气势，惟道终于站起了身子。刚才在她面前跪了这么久的他，把自己最可耻的一面都展现了出来。现在他气愤地掸落了刚才趴在地上时，粘到自己脸上的落叶。

“当然是都没有了。我既没有对鞆吕木做什么不好的行为，也没有杀害她。你也应该很清楚吧？”

惟道大为震惊地说道。

千帆轻轻地笑了起来。一直都是站在远处面无表情，或是眼神

犀利如同要击坠入侵自己“领地”的敌人一般的她，居然还残留着微笑的能力。

千帆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此时，惟道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嫉妒感。这微笑并非是向着自己的，因为自己的存在并不会使她面露微笑。惟道很清楚这一点。有什么人，在这两年里改变了她，改变了那如同冰山一般的她。

是个男人吗——是啊，惟道苦笑起来，通常来说应该会是这样吧，可千帆并不会对男人产生兴趣。

“……你啊，”惟道终于发现，她的左手上没有带任何饰物，“你把那枚戒指——”

“没错，”千帆仿佛正等着这句话一般，将雪白的左手藏到了大衣里，“对于小惠的事，我已经释怀了。”

“可是……”

太好了——虽然明白自己不该这么想，可惟道还是心不由己。

“所以，我回来了，”千帆又再次露出惟道熟悉的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为了告发杀害小惠的凶手。”

“你说什么？”

“事到如今，我就无须再说明小惠对我有多么重要了，老师。我并没有想要报仇雪恨的意思，只是不想看到凶手逍遥法外，就是这样。”

“可是……你说要告发凶手，可你连谁是凶手都不知道吧——”

“我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

“什……什么？”

“而且，我应该能够证明这一点。”

“怎么证明？”

“通过指纹这样的证据。”

“指纹吗？”惟道不由自主地说道，他的声音让早晨的冷空气也为之震颤，“如果真的留下了这样的证据，警察怎么可能没有发现——”

“是吗，那也未必。”

“那……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

“我不会说的。”

“什么？”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老师。对我来说，小惠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她被害的这起事件中，我是无法冷静思考的，对吗？”

“我……我想没错。”

“所以，哪怕我已经在脑中理清了整个事件，却无法通过自己的嘴来讲述。所以，我把能够解开事件真相的人带来了过来，就是为了让老师听听这个推理。”

点着头的惟道，此时终于发现，在千帆的背后站着一个人，一个同样注视着惟道的人……

并非女性。

可是，为什么……

“老公，出什么事了？”在陷入困惑的惟道耳边，响起了妻子半睡半醒的问话声。

结束了……

惟道拼命忍住这股，像是在窥视地狱之底一般的眩晕感。此时他终于明白了。

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刚才的那股“预感”此时流遍他的全身。他余下的人生里，都要以偿还“恶果”而终结了吧……

## ACT 1

高濑千帆步履蹒跚地走在夜路上。

明明刚才还吐了一次，此时胃里的酸涩感又再次顶了上来。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喝酒，而且她的酒量还算不错，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没事。不过事实证明，一口气喝那么多酒，果然还是不行。

当她找到路边的储物柜，取出衣服，在车站的厕所里换上时，感觉到了一股凉气。而后，之前一直没发觉的呕吐感，此时也急速涌了上来。

直到此时，她还因为酒精的缘故，感觉脸上仿佛被火烧一般热辣，可身体里却是冰凉。因为这股落差，一股眩晕感涌了上来。明明刚才还靠在路边的邮筒歇了一会儿，现在却完全安定不下来。

此时，她再也忍不住，蹲在路边开始干呕，却什么也吐不出来。她用手帕擦了嘴，然后无意识地在上衣的口袋里寻找什么。她的手碰到了某个冰冷的东西。取出来看了看，才发现是一把钥匙。千帆一边低声抱怨了一句，一边将它投到路边的水沟里，而后又将刚才擦过根本不脏的嘴的手帕扔到了马路上。

随后她摇摇晃晃，继续起身走了起来。

喂！一声低沉的男声传了过来。尽管这里没有路灯，可她还是看到，对方穿着一件大衣，身上还散发着一股让人作呕的日本酒的

臭味儿。

喂！男人再次喊道，同时还抱住了千帆。她毫不留情地用膝盖顶上了男人的腹部——她是打算这么做的。可身体却晃晃悠悠，根本使不上力气。

可即使如此，醉汉还是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摔倒在路上。千帆用靴子踢了男人小腹一脚，马上便离开了。身后还传来对方的呻吟声，可她却连头都没回一下。

以往，她可以轻松爬上通往女生宿舍的上坡，可现在她却感觉举步维艰。

开始耳鸣了。不，千帆一开始以为这是耳鸣。而后，她却发现这阵声响并没有停止的迹象。随着她爬上坡道，这声音还越发清晰起来。一般来说，越是远离市中心走到住宅区，应该越是幽静才是。

随后，一片红色的阴影，渐渐浮现在这黑暗的夜色中。千帆这才注意到，原来那是警车和救护车的红灯，这时她才像被人打了一巴掌一样，回过神来。

在常夜灯的照耀下浮现出来的，是清莲学园的女生宿舍。宿舍前黑影丛动，全都是看热闹的人群。千帆拨开人群，喘息着走了过去。

小惠……

此时，她的脑中浮现出室友的样子。同时，她也下意识地抚摸起了套在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

难道……是小惠吗？

千帆有种直觉，会不会是鞆吕木惠，趁自己不在之时自杀了？

（我要杀了那个男人。）

小惠的声音，混合在看热闹的人群的嘈杂声中，扫过千帆的头盖骨。

(我要杀了那个男人。)

(杀了他，然后自杀。)

(然后自杀……)

小惠……

(你不相信吗?)

(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吗?)

在宿舍的门口，扯着一条禁止入内的封锁带。

“你，要去哪儿?”

(我和那个男人，真的什么都没做过。)

穿着黑色背心的警察，拦住了千帆。

(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相信我呢?为什么?)

(为什么?)

“现在不能进去。”

(为什么?)

(千帆……)

小惠……

(那样的话，不如……)

(不如……)

“小惠!”

“高濂，”在警察身后，传来了一身尖锐的女声，“都这么晚了，你这是要去哪里?”

说话的是宿舍管理员鲸野文子。她快步走到正和警察纠缠的千帆身边。

“小惠她……小惠她……”

“鞆吕木她——等、等等，你这是……”声音低沉的鲸野，再次



提高了声音，“这是酒臭吧。这么晚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哪怕你已经不是在校生了，也不能在学妹面前这个样子。这次我们也是下了决心，哪怕你是高濂家的人，也不能再任由你这么任性下去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一个焦躁的男声打断了鲸野的话，“宿舍长，请你不要在这种时候多生是非。”

“我、我可没有……都是她啦。”

刚才说话的，是个头发斑白，看上去五十上下的小个子男人，他的视线从鲸野转向千帆。那流露出黄色底光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

“这个女生是？”

“是被害人的室友。”

被害人……这三个字如同什么信号一般，让千帆猛地挣开了警察的手。

“啊，喂、喂！”

“喂！”刚才的小个子男人被千帆撞到，整个人摔到地上。“高濂，你等等。”

刚才那蹒跚的步履仿佛不曾存在一般，千帆全力跑了起来。她甩开想要拦住她的警察，跑上楼梯。

是二楼的二〇一号室，这是千帆和小惠的房间。上面写着“鞆吕木”和“高濂”的名字。她飞奔了进去。

里面正在采集指纹的鉴证科员，一开始被千帆吓到，让出了一条道，随后便马上抱住了她。

“喂，你干什么？”

“小惠！”

“你在做什么？”